

吴风越雨

履痕

小镇

| 李金花 文 |

小镇，很小。南至染布坊，北至大食堂，东至供销社，西边的尽头就是我的母校。现在想来，东南西北走一圈，也不用花很多时间。但是，已经没有再走一遍的机会，它随着时代消失了。

我的整个童年，都是在小镇和老街的穿行中度过的。

早上，从南市稍走到街中心，跨过一座拱桥，转过去往西走到尽头，就是幼儿园和小学。中午，重复一遍路线，回家吃午饭。晚上则路线不定，有时走到东市稍同学家逗留一会或者脆饼店买一只饼，有时到北市稍的船码头看看船上运来的瓷器等物什。

这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狭长街道，分南北、东西两个方向。一条运河穿过街道中心，分成两岸。

街道并非笔直，路面清一色的石料，中间略高，两侧低。

在主街的两旁，分出弄堂，弄堂又分出弄堂，像极了大树的枝丫。

供销社在运河东岸，是个热闹之处。供销社的店面宽敞，各种货物当时看来也算得上琳琅满目。收银台高高在上，几根铁丝通到各个柜台。票夹嗖嗖地来回，利索地穿梭在空中。对于孩子，最感兴趣的还是玻璃柜台里的文具，尤其是英雄钢笔。小学时，一支普通的英雄钢笔售价两元多，算是比较贵的学习用品。大概在1987年，曾经不小心弄坏过同桌一支这样的钢笔，回家告诉父母时，心里很内疚。二十多年过去，虽然物价一涨再涨，但它现在仍然八元不到。这种笨拙圆润的样子，陪伴着我的学习时光。颜色被记忆清晰定格成暗红或暗绿。

街中心，有一家电影院，也作大礼堂用。每年的六一儿童节，幼儿园和小学都会在此演出。电影院里砌着一排排水泥长凳，没有靠背，上面铺着光滑的竹条。放映机在靠后的位置，一道光追向前方。如果从光的侧面看，会有漂浮的粒子在空中跳舞。电影院二楼建了一个隔层，侧面墙上开了一个小窗，正对着舞台。伯伯的值班宿舍就在二楼，踩着嘎吱嘎吱响的木地板，可以趴在窗口免费观看。

小镇有很多河道，有河道就有码头、水桥。码头上货、卸货、交易；水桥上淘米、洗菜、洗衣。

穿街而过的运河，是记忆中最宽阔的一条河。虽然谈不上风景如画，但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样子。两岸的芦苇在盛夏高过人头，低矮处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，繁茂而勃勃生机。夜晚，萤火虫在其间闪烁。正是漆黑一片的安静。它似乎总是不露声色地流淌，静观两岸植被的枯荣，承载来往船只的忙碌。

街上开着一家染布坊，是老式的手工作坊——前店后坊。应该有些年月了，主要经营蓝印花布。晴天里，大幅幅地悬挂在并不宽敞的场院里，而我也曾好奇地穿梭在那些布匹中，闻着染过的新布的味道。其实，那并不能算是一种香味，散发的一种细腻与粗狂兼而有之的温度和气味。

作为一个孩子，染布坊并没什么可看之处。特别是冬天来临，店里的伙计站在水边伸出的水泥平台上，一遍遍清洗着布料，动作单调又机械。看得我牙齿都要打架。

有时，漂洗者是一位少年，单薄衣衫，黑色的长筒胶靴。

他将一大块布料抖开，用力地甩向天空，自空中缓缓落下，平铺在水面。寂静的

河面被打开，又合拢。

小理发店的老板，还是坚守着那个十多平米的门面。店内的布置依然保留着八十年代的风格。他叫出我的乳名，并且知道我是谁的女儿。在这里，因为熟悉，大家习惯先报出长辈的名字，不管显赫与否。

带着欢喜，走过整条街，小学就在眼前：三面环水，四排校舍。跨过一条小石桥，穿过一大片操场，才是拱形的校门。门口早早地站着值日的老师和同学，检查大家红领巾佩戴情况。

小学时，经常协助老师印卷子。过程是这样的：老师先在几乎透明的蜡纸上用一支尖尖的针笔写好题目，底下垫着钢板，写过字的地方泛白；然后去油印室，用一个类似滚筒的东西压在蜡纸上，隔着一层网状物放着一叠白纸。滚筒从上往下刷，卷子就一张张印好了。印象中，颜色好像不是纯黑，而是墨兰。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把印好的卷子一张张取下来，叠好，纯手工的劳动。现在对这个气味非常怀念，所谓油墨香吧。

我就读的幼儿园和小学，已于十年前搬迁。我记得，幼儿园的转椅，水泥砌的滑梯，滑梯下一个浅浅的坑，添平了又洼下去。我记得，每天上午，每人一个军绿色的小搪瓷茶缸，两块饼干，开始吃小点心。在我少有零食的童年，那是最愉快的时光。我记得，幼儿园园长的名字和我奶奶相同，曾经为这样的事，骄傲了许久。我记得，葡萄架搭成的一条长廊，暑假前挂满青涩的果实，但未等到葡萄成熟就放假了。我记得，花圃里的秋海棠每年开得最热闹。

祖屋早已不在，儿时玩伴也各奔东西。在新街上，我的小学同学开了家服装店，在她的店内，我们不知从何聊起，匆匆而别。母校已经更新地址，水泥浇筑的滑梯、花圃中的秋海棠、食堂的松糕、飘着墨香的油印机都不复存在，寸草寸木只留在记忆中。

小镇，没有鳞次栉比的大厦，没有喧嚣繁华的步行街，没有五光十色的夜晚亮化。小镇，如一艘质朴的船，如一湾宁静的湖泊，沉默，却让人安心。



寂静

摄影 / 劲翔

金山之巅

| 曹友伦 文 |

金山，地处镇江市西北。也许是民间传说“白蛇传”中水漫金山的缘由，金山因此名满天下。

这次是应江苏戏剧学校编导班在镇江的老同学之邀，相聚镇江的。老同学都七十好几了，但镇江的老同学昨天和我们一起游览北固山后，今天又陪伴我们去了金山。

去金山的路上，天下起了蒙蒙细雨，我们打着雨伞步进了金山寺。金山寺依山而建，殿宇栉比，亭台相连。几乎金山都被黄墙碧瓦占满了，以至于很难让人见到金山的真面目，于是，这就有了“金山寺裹山”的比喻。为此，上金山几乎见不到山土，人们都是踏着台阶拾级而上的。

也许天下着雨，也许同学们累了，他们大多在山下的亭子里坐下，不想上山了。在山下坐着，聊天。

聊天，也可以聊出风景来。那是一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景啊！他们聊着，有人在听，有人在笑，有人赞叹！看来，心中的风景也是很美好的。

我却选择上山，因为我与金山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有过一面之缘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参加在镇江召开的省级医学学术会议，就抽空慕名去了金山。此时，我故地重游，情感涌动。

打着雨伞上金山，别有一番韵味，我回忆着上次登山步伐的节奏，奋力拾级向上攀登。在细雨停歇时，我终于登上了金山山顶。

金山虽然为“山”，在众山中可能连小弟都排不上，因为山高的海拔连50米都到不了。但金山有名，也许这正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吧！这里的仙，是否是“白蛇传”中的许仙？

雨云终于离去。天，变成了蔚蓝色。这时，西斜的太阳又放出万道金光，那炫目的金光把金山上的亭台殿堂都披上了一身金衣，于是，金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金山”。

山顶有一座宝塔。我围着那座清代重建的慈寿塔转了一圈，忽然，发现宝塔旁还有向上的台阶。这是我上次登山没有发现的，于是便再拾级而上。不过十多级台阶，就又来到了金山的另一个天地——真正的金山之巅！这里有土、有树木、有小草，我站立在金山山顶的土地上，觉得很踏实。在这里，我才见到了金山的真容。

站在金山之巅，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但这种感觉只是一瞬间的思想。这时，我向山下望去，眼中的殿宇亭台

忽然变小了，从近处到远处移动的人影也变得越来越小，更远处则成了茫茫一片……后我把目光收回来，发觉自己还是俗人一个，哪来的超凡？哪来的脱俗？

此时，我忽然想到了坐在山下的同学们，尤其是镇江的老同学。

这次相聚镇江，镇江的几位老同学可为我们台前幕后地操尽了心。丰盛的饭菜且不说，每次用餐的饭店竟然绝不重复。这样，我们不但品尝到了真正的镇江美食，还品尝到了各个场所充满人情味的服务。

看着镇江老同学迈着沉重的脚步忙前忙后地在尽地主之谊，心中忽然有一股暖流涌起。同学情的深度是无法用标尺量出来的，金山之美，也是无法测量的。

在金山之巅看风景，别有一番韵味。这时，我仿佛看到了山下的老同学，我不但看到了他们饱经沧桑的外貌，还看到了他们心中的美好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记得同学们在戏剧学校曾迸发过青春朝气、展现过多彩人生。他们在学校努力拼搏，后来终于学成正果，走上社会这个大舞台。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，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奉献给了戏剧小舞台。他们创作了无数好剧，导演了无数好戏……而我，却放弃了编导专业，走上了从医之路。也许是医学，使我提高了生命质量，使我轻松地登上了金山之巅？但我觉得在我之前，同学们早已登上金山之巅了，我觉得，他们才是真正的金山登顶者。登顶，并不仅仅是体力者的胜利，精神的登顶才是真正的英雄。

如今，同学们都老了，小舞台的大幕早已拉上。此后，他们开始心无旁骛地真正步入到社会大舞台。但他们真的老了，走不远了，爬不动了，只能坐在金山脚下，聊聊昨天，说说今天，期盼未来……

想着想着，站在金山之巅的我感到寂寞了，想着山下老同学们的热闹，就决定马上下山。

我小心翼翼地踏着台阶下山。路过二十多年前留影的地方时，我驻足寻觅，却见身后的松树还在，但长高了，无论枝干还是松针，都已写满了沧桑。

西斜的阳光依然灿烂，金色的光芒很公正地赐给每一个世人，只要人在阳光下，就都会披上金色的外衣，虽然看着的只是外衣，但有些人的心，其实也同化成金色的了。